

第一章 燭攤子一堆

「姑娘您為何如此想不開，世間男子千千萬，何必為了那韓家負心郎這樣糟蹋自己？」身著綠色比甲的丫鬟一邊說，一邊默默抹著眼淚。

林白芷揉了揉額頭，半晌才適應疼痛，接受這具身體的記憶，好巧不巧她穿越了，還穿越到和自己同名的人身上，只是原主身體狀況不大好，名聲也不好。和原主有婚約的韓家公子以她體態不好為由，想要退婚，原主便開始不吃不喝。

丫鬟還在碎碎念，林白芷頭暈目眩，渾身無力，她搖搖頭，減肥哪能靠絕食，這不，體重還沒減下來，原主就把自己給餓沒了。

「姑娘，您聽到奴婢說的話了嗎？」丫鬟看著林白芷，眼淚直往下掉，「奴婢知道您不喜歡我，可您下次不能再這麼傷害自己了。」

林白芷看了眼面前的丫鬟紫蘇，原主確實不喜歡她，原因嘛，是因為紫蘇老說一些實話，但實話總歸不好聽，以林白芷來看，紫蘇都是為了原主好。

「給我弄些吃的來。」她有氣無力地開口。

紫蘇還在哭哭啼啼，聽到這話愣了一下，隨後眼裡滿是驚喜，「姑娘您等著，奴婢這就去給您端吃的來。」

紫蘇剛出去沒多久，就有好幾個人進屋，林白芷盯著面前的這些人，把腦中的記憶一點點抽取出來。

「為了一個男子，把自己餓得奄奄一息，真是給林府丟人。」

說話的是原主的父親林江毅。按理說，女兒剛從死裡逃生，做父親的應該心疼，但在林江毅眼中，不僅沒看到一絲心疼，還全是嫌棄。

林白芷還未說話，站在林江毅身後的女子開口道：「老爺，實在是那韓家公子太過優秀，白芷一時想不開也是正常。」此人是林江毅的姨娘吳氏。

林江毅略微沉吟，「韓家鐵了心要退婚，妳也做好準備吧。」說完這話，他看了下林白芷，見她沒有激動的反應，又道：「為了避免和韓家關係鬧太僵，為父打算將妳二妹嫁過去，往後妳就熄了不該有的心思。」

林府二姑娘正是吳氏的女兒，林江毅說了那麼大一串話，無非是想表達韓公子寧可娶庶女，也不要林白芷這個嫡女，多麼諷刺。

見林白芷沒應聲，林江毅有些不滿，「既沒事，往後就好生想想，都怪這些年太慣著妳，才將妳養成了這麼個性格。」說完，他帶著吳氏離開。

走出門時，吳氏回頭看了林白芷一眼，一臉得意。見林白芷看過來，她面色很快恢復如常，似乎剛才的得意只是林白芷的錯覺。

「白芷啊，妳就好生歇著，過些時日和韓家退婚後，我會替妳尋一門好的親事，可萬萬別再自尋短見。」吳氏的聲音格外溫柔，就像是一位為孩子考慮的母親。

前面的林江毅不耐煩道：「跟她說那麼多廢話做什麼。」

吳氏趕緊道：「我這也是希望府內的人能過得好，這樣在外面老爺也能有個好名聲。」

林江毅臉色緩和了不少，「妳啊，總是這麼善良。」

一個姨娘不自稱妾，說話還活像自己是府中女主人，是她這嫡女的長輩一般，可

看林江毅對她的態度就知道，這都是他默許的。

原主的母親劉氏生完她沒多久就走了，當初林江毅見妻子快不行了，就飛快地納了吳氏，等劉氏走後，他還想抬吳氏為繼妻，幸好老夫人死都不同意。不過林江毅沒再納過妾，吳氏還為他生了三個孩子，林府的下人都在說，吳氏成為當家主母也是遲早的事。

「姑娘，您終於醒了，可把奴婢嚇壞了。」一個長相挺好看的丫鬟走了進來。這個丫鬟叫半夏，林白芷剛醒過來的時候看到她溜了出去，沒多久林江毅和吳氏就過來了，不用想也知道半夏是去傳消息了。她原本就是吳氏送過來的，按理說一般人都會留個心眼，偏偏原主喜歡這個丫鬟，就因為半夏一切都隨著她的心意來。

「姑娘，這是奴婢從廚房拿來的肉包，您這麼久沒吃東西，趕緊吃個肉包墊墊肚子。」半夏把包子拿出來，刻意說：「反正要和韓家退婚了，沒必要委屈自己。」林白芷露出諷刺的笑容，「哦，妳不是支持我不吃不喝嗎？」

當初半夏可是全力支持原主不吃不喝，這會兒卻做出這番舉動，還故意說這樣的話。原主或許傻傻的以為這丫鬟好，她可不。這丫頭，分明其心可誅！

半夏沒留意林白芷的異樣，自顧自的解釋，「早知道您會餓暈，當初奴婢怎麼都不應該任您這樣傷害自己。」說完，她又把肉包朝林白芷遞了遞。

林白芷皺了下眉，這肉包油膩膩的，對於一個好幾天沒吃飯的人來說，第一頓就吃這個著實不妥。她冷言道：「拿下去。」

半夏一臉委屈，「姑娘，您不是最喜歡吃肉包的嗎？」

不待林白芷有下一步動作，紫蘇剛好端著粥進來，看到半夏拿的包子，臉色一沉，上前將粥放在林白芷跟前，把包子奪了過去，「姑娘，您喝些粥。」

半夏眼裡閃過一絲得意，料定待會姑娘肯定會臭罵紫蘇一頓，姑娘最討厭吃這清淡的粥了。她看見林白芷伸出手，認為姑娘肯定要打落那一碗粥，結果林白芷竟是端起粥，舀了一勺慢慢吃進嘴裡。

這粥熬得不算綿密，但勝在可以入口，林白芷小口吞嚥，讓腸胃慢慢適應。

半夏愣在原地。

紫蘇見林白芷喝粥，又開始抹起眼淚，「奴婢知道姑娘不愛吃粥，但您好幾日沒吃東西，吃些清淡的胃裡才好受一些。」

等胃裡不再空得慌，林白芷才把粥遞給紫蘇，「下去吧。」

半夏還沒反應過來，就被紫蘇拉了下去。

林白芷閉上眼，本以為原主是差點餓死，但自己是一名中醫，剛剛替自己把了脈，才知這具身體竟中了毒，苦於現下沒藥材可用，她只有緩緩按壓穴道，好讓體內恢復更多的氣力，一邊思考未來該怎麼做。

毒肯定是要解的，至於退婚一事，在這朝代，對女子來說雖然是一件天大的壞事，但對她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。至於庶女、姨娘這些，等身體恢復了她不介意陪她們玩玩。

按摩了約莫一刻鐘，林白芷才停手，拖著虛弱的身體走到梳妝台前。看著鏡中的

身體歎了一口氣，還真是胖。

其實林白芷自己也喜歡吃甜食，甜食能讓人心情愉悅，但是原主不僅愛吃甜食，還愛吃肉，每頓飯無肉不歡，無甜不歡。

她繞著屋子走了一圈，額頭上已經滿是汗，不由再一次感歎這具身體真差。

也不知道血糖有沒有超標，她盯著自己的胳膊，想著要是能抽血檢查就好了，然而準備收回胳膊的時候，令她驚訝的事發生了——她竟然能看清楚胳膊裡每一條血管的流向！她又看向五臟六腑，雖中了毒，但好在臟腑受損得不嚴重。

林白芷掃視全身一遍，很驚訝這雙眼睛堪比 PET！如果有一套銀針就更好了，她能保證快速清除體內的毒。

雖說原主是個不受寵的嫡女，又面臨被退婚，還中了毒，但這個驚喜的發現，讓林白芷覺得眼下的狀況也不是那麼糟糕。

很快，林白芷又想到一件事，能看透人體構造是只針對這具身體，還是對所有人？

林白芷走了出去，紫蘇站在門口，見她出來，趕緊迎了上去，「姑娘，您要出去走走嗎？」

林白芷看向不遠處的半夏，她在院子中的石凳上打瞌睡。林白芷盯著半夏看了一會，確定自己這特殊的能力能看穿所有人的體。

半夏睜開眼睛，看到林白芷那雙不帶任何感情的眼睛盯著自己，一時間忘了動作。她先是被林白芷盯得渾身有些發毛，等林白芷看向別處，見其眼裡似乎還有一絲笑意，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她就知道，姑娘還是最喜歡她的。

半夏走到林白芷旁邊，擠開紫蘇，「姑娘您要走走，奴婢陪您一起。」

紫蘇默不作聲的朝旁邊移了下。

林白芷微微點頭，讓半夏和紫蘇跟在自己身後，她一邊走，一邊熟悉記憶中的林府，只是走了短短一段路，就開始氣喘吁吁。

不遠處傳來小孩哭泣的聲音，似乎是從右手邊那排房子裡傳出的，林白芷根據記憶得知，那排房子是林府下人居住的地方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半夏搶先道：「還不是張嬤嬤家的孫子身體不適。」

「可有請大夫來看看？」林白芷問完就反應過來，林府雖然前幾代沒落了，但在這安縣也算是醫術尚可的人家，所以府內人一般生病了，要麼自家人看，要麼去自家醫館。可下人身體出了問題，總不可能找主子看吧？

見林白芷走了過去，半夏以為她要去看熱鬧，畢竟她不會醫術，半夏想著這種時候她要是能惹得張嬤嬤不快就更好了，不過張嬤嬤那孫子……

紫蘇則有些著急，「姑娘，您不能過去啊！」

林白芷有些不解，「為什麼？」

「有什麼不能去的。」半夏道：「奴婢陪您去。」說著就往那排房子走去。

走了幾步，半夏發現林白芷沒跟上來，只是看著紫蘇，似是等著她解釋。

紫蘇道：「張嬤嬤的孫子得的可是癆病。」

癆病，在這個年代來說是不治之症，更關鍵是會傳染。

「可是大夫診斷的？」林白芷問道。

紫蘇搖搖頭，一旁的半夏道：「是三七診的。」

三七是林江毅的小廝，跟著林江毅幾十年，也算懂些醫術，因此孫子小五生病的時候，張嬤嬤就請三七來看過。三七只看了一眼，就說小五得的是癆病不能治，小五的父親私下找過大夫，開過幾服藥，一點效果都沒有。

於是，林府上下都認為小五得了癆病，這也是為何張嬤嬤這麼長的時間都沒過來伺候原主。

「沒去醫館？」林白芷問道，即便不找府內的人看，去林府的醫館也是可以的。

紫蘇搖搖頭，「醫館需要很多銀錢。」張嬤嬤家顯然付不起。

林白芷轉身，還是往那排房子走去，推開房門，看到一個約莫五歲的孩童，臉色蒼白又泛著不正常的紅，靠在張嬤嬤身上，時不時咳嗽幾下，每次咳嗽，他的臉都會痛苦的皺成一團，讓看的人跟著揪心。

張嬤嬤眼裡滿是淚水，看到林白芷過來，稍稍行了個禮，她心裡實在難受，但林府沒趕他們一家人走，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她不敢再多奢求什麼。

但事實上，林江毅不趕他們走，不是出於仁慈，而是怕外人說閒話，畢竟林府作為杏林世家，還治不好下人的病，是有損名聲的。

林白芷站在門口看了小五的狀況一會兒，才走到他跟前蹲下。

張嬤嬤有些緊張的看了林白芷一眼，「大姑娘，這孩子得的是癆症，您是千金之軀還是站遠點妥當。」與其說張嬤嬤在擔心林白芷的身體，還不如說她是怕林白芷胡來。

林白芷沒在意張嬤嬤的反應，她翻開小五的眼皮，又扳開小五的嘴。

半夏知道小五得了癆病，沒有進屋，只站在門外，唯有紫蘇跟在林白芷身後。

屋內的人都看著林白芷的動作，不由驚訝，姑娘看上去像是在給病人問診？可是她怎麼懂醫？許是因為震驚，屋內一時十分安靜，也沒人上前阻止。

沒多久，林白芷語氣肯定道：「不是癆病。」

張嬤嬤看向她，似是沒反應過來這句話是何意。

林白芷再次強調道：「這孩子得的不是癆病。」

她仔細看過了，小五的肺沒有癆病的症狀。咳嗽也分好幾種，如寒咳、熱咳、燥咳等，她觀小五的症狀，舌苔薄黃，嗓子裡有黃痰，加上臉上不正常的紅暈，由此可推斷小五是熱咳。

「給小五褪去幾件衣裳。」既然是熱咳，這麼焐著肯定會有問題。

張嬤嬤依然沒有反應，小五又咳了幾聲，臉上痛苦愈加明顯。

林白芷又道：「麻黃、杏仁、石膏和甘草各三錢。」報完方子，見張嬤嬤沒動靜，她道：「這是藥方，妳去抓些煎好給孩子服用。」

張嬤嬤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態度，馬上喊兒子去抓藥。

林白芷起身，慢慢回去自己的院落，而原本總離她很近的半夏，這會恨不得離她一丈遠。

紫蘇依然站在林白芷身後，「姑娘，您剛才說的藥方真的可以治好小五？」

「嗯。」林白芷點頭，這種小兒科的病她怎麼會看錯？穿越前她可是頂尖的中醫。紫蘇臉上露出笑容，「真好。」

林白芷有些想歎氣，「如果有銀針更好。」她的醫術好，不僅是藥方拿捏準確，更重要的是一手針灸之術出神入化。

紫蘇道：「當年夫人給您留了一套銀針呢。」夫人當年的醫術比老爺還好，只可惜逝去得早。

林白芷翻了翻記憶，壓根對這件事沒印象，想必是原主對醫術一點興趣都沒有。回到房間，紫蘇把那套銀針找了出來，東西收在櫃子最下面的箱子底部，看得出來原主對這套銀針一點也不在意。

紫蘇把銀針放在林白芷跟前，林白芷打開紫檀木盒子，裡面放著長短不一的銀針，只是眼前的材質看似像銀卻又不像，「這個材質是？」

「這是千年玄銀，可珍貴了。」紫蘇道：「這是當年夫人最寶貝的東西。」

林江毅針灸技術一般，所以對這套銀針，雖有想要的心思，但後來聽劉氏說要留給林白芷，也就沒要。

林白芷用手觸摸著這一根根銀針，雖從未聽過千年玄銀這種材質，也能感覺這套銀針十分好。

屋外傳來聲音，「大姊，我來看妳了。」

人還未到，聲音已到。林白芷飛快地將聲音的主人識別出來——林白青，林府二姑娘，吳氏的女兒，也是韓家想要娶的庶妹。

來者不善啊！林白芷將盒子關上。

很快，一女子從門外走進來，約莫豆蔻年華，身著繡蝴蝶的粉色圓領上衣，搭配淺藍色百褶裙，一雙眼裡滿滿的楚楚可憐。

林白芷雙眼一瞥，著重往她肚子看了一眼，當即心中感慨，看來這還是個小綠茶。

林白青走到林白芷身邊，「大姊，這次是青兒對不起妳。」說完，抬手準備擦眼角的淚。

林白芷不鹹不淡地回了句，「知道就好。」

林白青噎了一下，抬到臉旁的手一時間忘了動作，頓了下，才又恢復委屈的神情，

「大姊，我也不知道錦程會這樣堅持，我原本想著，等姊姊進了門再嫁過去做平妻，只是沒想到……」沒想到，韓錦程根本不願娶林白芷。

林白芷由衷的說了句，「你們挺配的。」

林白青臉上瞬間浮起一朵紅暈，正欲矯揉造作一番，說其實林白芷也不差，就聽林白芷道——

「渣男賤女，天長地久。」

林白青長這麼大，從來沒被人這樣罵過，一張小臉從紅變白，隨後嚶嚶地哭著跑了出去。

紫蘇見狀，雖覺得解恨，可是又不免擔心，「姑娘，待會府內的人肯定都會說您的不是。」

林白芷惡毒嫡女的名聲不是一兩件事造成的，眼下林白芷倒挺喜歡這個名聲，這

樣一來，往後她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也不會惹人起疑。再說，她說林白青是賤女也不是胡說的，畢竟林白青還沒和那韓家公子訂親卻已有了身孕，對古代女子來說，這是非常失德的。

林白芷唇角勾起一抹諷刺的笑容，「我要沐浴。」

「啊？」紫蘇愣了下。

站在門口的半夏本來準備出去溜達一圈，聽到林白芷的話，回頭對紫蘇喊道：「剛才姑娘去了小五那兒，這會兒肯定要沐浴洗去汙穢啊！」

紫蘇反應過來，連忙道：「姑娘，奴婢這就去備水。」

林白芷微微點頭。這身體太差，剛才走了那麼一會，渾身都濕透了，身上黏糊糊的，很是不舒服，她現在只想好好洗個澡，換身乾淨的衣服，再試試那套銀針。等林白芷洗完澡，紫蘇拿著毛巾將林白芷頭髮擦乾。

林白芷道：「行了，妳下去歇息一會。」

紫蘇本想著今天姑娘對自己還算和顏悅色，結果這會就讓自己出去，不由有些感傷，但想著姑娘似乎沒那麼反感自己，也就俐落的離開了。

林白芷將銀針擦拭乾淨，往身上的穴位扎去，約莫一個時辰過去，她將銀針一一拔出，吐出一口濁氣，細細感受體內的變化，昏昏沉沉的感覺已經沒了，不過毒素還未全部清除，如果能配合藥浴，她相信自己會恢復得更快。

此時半夏在門外喊道：「姑娘，晚膳時間要到了。」

林白芷將銀針收好，走到門外。

紫蘇低聲道：「如果姑娘不想去大廳用晚膳也是可以的。」

半夏趕緊道：「難得的家宴，姑娘為什麼不去？再說去了也可以告訴府中眾人我們姑娘好了。」

林府的人不多，林江毅在家大多是在大廳用膳，半夏的話漏洞百出，林府的家宴一點也不難得，再說，往常林白芷有個什麼動靜，整個林府都知道，更別說她已經醒來的事。

林白芷決定去大廳，因為她還有事要做。

紫蘇眼裡有些擔憂，半夏則是一臉得意的跟在林白芷身後。

林府不大，可林白芷走到大廳仍覺得有些累，雖然經過針灸，並沒像下午那般氣喘吁吁。大廳中央放著餐桌，林江毅坐在主位，然後是吳氏，吳氏和林白青的中間有一個空位，那是她的位置，而林白青旁邊是林府四姑娘林白芍，林家三公子林文元在外學習，不在府中。

林白芷在吳氏旁邊坐下，還沒來得及拿筷子，林江毅已將筷子使勁的拍在桌上。

林白芷看向他，後者怒容滿面——

「吃吃吃，一天到晚只知道吃，還不快給妳二妹道歉。」

林白芷明白，他這是來給林白青抱不平了。

吳氏道：「老爺，想來白芷也是無心。」

原本林白芷還打算等吃完飯再發作，看來是不用吃了。她看了下旁邊的林白青，眼睛通紅，時不時還小聲啜泣一下，似是受了極大的委屈。

林白芷揚首回道：「女兒不明白自己為何需要道歉。」

林江毅火氣一下子衝到頭頂，「妳下午罵白青什麼，妳怎麼說得出那種惡毒的話？」

林白芷道：「原來是這個啊，女兒這不是怕二妹壞了林府的名聲嘛。」

林白青頓時忘了哭，什麼叫怕她壞了林府的名聲？

吳氏面上的和藹之色不變，「白芷啊，妳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別急，我且慢慢說來，二妹還沒和韓公子訂婚就有了身孕，爹，您說我那話難道罵得不對？」

在大廳伺候的下人一個個目瞪口呆，紫蘇和半夏也沒反應過來，二姑娘懷孕了？

林白青一下站起來，怒道：「妳胡說什麼？」

林江毅看向林白芷，見她語氣肯定，狐疑地看了下林白青。

林白青被他的眼神刺得一下子激動起來，「父親，她、她冤枉我！」

吳氏也跟著大喊，「老爺，白芷這話要是說出去，我們白青就毀了啊！」

林白芷等吳氏和林白青說完之後，道：「父親是大夫，給二妹號個脈，便知我這話真假。」

林白青一聽這話，臉色頓時白了，見林江毅真想來號脈，忙道：「父親若不信我，我便以死明志！」說著，就要朝一旁的柱子撞去。

林白芷一把拉住她，她雖然體質不好，但體型上有優勢，拉住比她小兩圈的林白青還不是小菜一碟，且她順手點了林白青身上的穴道，讓林白青不能動彈。

林白青面露驚恐，林白芷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，「爹還不號脈？」

林江毅原本只是有些懷疑，但看林白青反應激烈，心中的懷疑又多了一分，真的走到林白青身旁開始號脈，然後他的臉色越來越差。

三七到底是跟著林江毅幾十年，見狀立刻招呼下人們離開大廳。

吳氏看林江毅的表情，就知道林白芷說的是真的，震驚得說不出話來，因為她也不知道林白青有身孕這事。

林江毅看向林白芷，「妳怎麼知道她懷孕？」前面還喊的是白青，在知道林白青未婚先孕之後就變成了「她」，連名字都不想喊。

「哦，前段時間不吃東西的時候想到父親說的話，讀書是精神的食糧，我便讀了一些母親留下來的書。」

前段時間林白芷什麼都不吃，確實會窩在屋子裡偶爾翻一些書籍，至於看沒看進去，只有原主知道。

劉氏留下來的書大多都是醫書，林江毅想著劉氏醫術不錯，作為她的女兒，林白芷或多或少能學到一點，既然開始看書，確實能懂一些醫理常識，因此很快相信了。

林江毅看向吳氏，眼裡沒有一絲溫度，「最近她就不要出府了。」看來當初娘親說的對，吳氏確實不足以擔當林府當家主母之責。

林白青終於能動彈，但為時已晚，自己懷孕被父母知道，心裡害怕得很，「爹！」

「滾出去！」林江毅怒吼。即便平時再寵愛，一旦威脅到林府的名聲，他的心一樣能冷下來。

吳氏帶著林白青快速離開大廳，林江毅見林白芷還沒走，冷冷的看向她，「還有什麼事？」

林白芷點頭，「女兒想處理院子的丫鬟，過去一段時間，女兒院內但凡發生小事轉眼就在府內傳得到處都是，這種不把主子放在眼裡的丫鬟著實可怕，女兒這點小事尚算無傷大雅，可萬一將來到外面到處說您的壞話，那林府的名聲可怎麼辦啊？」見林江毅有怒氣，她又補充道：「女兒當然知道爹行事磊落，但是外面的人不會這樣認為。」

無論什麼事，只要和林府的名聲掛鉤，林江毅都會特別慎重，他於是點頭，「妳院子的丫鬟，自然可以處理。」

林白芷立刻起身，「謝謝爹。」

第二章 神祕男子搶藥草

退出大廳，林白芷就讓紫蘇去找人牙子。

林江毅發脾氣之前，半夏和紫蘇就跟著三七來到房間外，誰也不知道後來的情況如何，不過大家心裡隱約有些猜測。

回到院子，林白芷沒讓半夏進房，只是按摩自己的一些穴位。

不到兩刻鐘的時間，紫蘇就帶著人牙子回到林府。

當時吳氏送半夏過來，為表誠心，把賣身契也給了，這會林白芷直接將半夏的賣身契遞給人牙子，「妳看著開個價吧。」

人牙子仔細看了半夏的賣身契，最後道：「您看十兩銀子如何？」

「成交！」

見林白芷這麼痛快，人牙子有些心疼，看來這丫鬟肯定是做錯了事，早知道就喊五兩銀子，但眼下不能後悔，她拿了十兩銀子遞給紫蘇，由她替林白芷收起來。

林白芷指著門外的半夏，「人貨兩清，這個丫鬟就交給妳了。」

半夏這才知道林白芷找人牙子來竟是要發賣自己

人牙子心疼自己的銀子，對半夏的態度說不上好，暴力的拽著她往外走，等半夏反應過來時已出了林白芷的院子。

她內心驚恐，大喊：「夫人、夫人，救救奴婢啊！」

很快，林府上下都知道，林白芷把半夏給賣了，不過大家來不及討論，因為下午在大廳服侍的下人也都一併被發賣，一時間林府下人人心惶惶。

林江毅聽到三七的彙報，聽說半夏喊吳氏為夫人，眼裡的溫度又降了一些。

因為林白青的事，他對吳氏有些不滿，此刻心裡的不滿又多了一分，他想將吳氏抬成繼妻是一碼事，但扶正之前下人就把吳氏當做夫人又是一碼事。

紫蘇道：「姑娘，您怎麼就把半夏給賣了？」

今天一天發生的事都跟作夢一樣，特別是姑娘那麼喜歡半夏，怎麼說賣就賣了？

林白芷道：「嗯，這丫鬟胃口大著，我養不起。」

紫蘇鬆了一口氣，「姑娘能看清這些最好。」

外面有敲門聲傳來，紫蘇忙說：「奴婢出去看看。」不一會，她回來稟道：「姑娘，您開的藥可真神，張嬤嬤說小五喝了藥已經好些了，特地來向您道謝。」

林白芷笑了，「好些就好，小五可過來了？」

紫蘇點頭，「嗯，都過來了，姑娘是否要見見他們？」

「好。」

很快，張嬤嬤一家走了進來，給林白芷行禮。

張嬤嬤道：「多謝姑娘救了小五一命。」

下午小五服用了林白芷開的藥，咳嗽果真好轉，張嬤嬤一開始覺得是林白芷誤打誤撞，後來才聽說這段時間她看過劉氏留下來的醫書。作為府中的老人，張嬤嬤知道劉氏醫術不錯，也就沒再多想，總歸小五確實好些了，所以她帶著一家來找林白芷道謝。

小五這會精神比下午好上許多，見林白芷看向自己，趕緊問好，「姑娘好。」他一緊張又開始咳嗽起來。

林白芷看向小五的母親，「把小五放到我榻上。」

讓兒子躺在主子的榻上，小五的母親哪敢？連聲婉拒。

林白芷不得不改口，「那放軟榻上。」

小五的母親看向張嬤嬤，徵求她的意見，張嬤嬤猶豫了下，最終點了頭，讓她將孩子放到軟榻上。

林白芷先給小五號了脈，其實憑藉這雙眼睛的神奇能力，她能看出小五的現狀，只是她仍習慣憑藉號脈的方式來判斷患者的身體狀況。

小五的病情確實好了些，她將小五的胳膊拉起，往曲池穴按去。

隨著林白芷的動作，小五的咳嗽立刻止了下來。

林白芷看向小五，「我現在要給你施針，小五是男子漢，怕不怕疼？」

張嬤嬤聽到這話忍不住擔憂，這針灸之術豈是看過幾天醫書就能懂？老爺習醫那麼多年，針灸之術只是一般，更別說才看過幾本醫書的姑娘。

「姑娘！」

「我不怕。」

張嬤嬤和小五同時開口。

林白芷看向張嬤嬤，「小五都不怕，妳擔心什麼？」

張嬤嬤愣在原地。

林白芷拿出銀針，下午她已消毒過，這會拿起來直接往小五身上扎去。

小五的母親嚇得跪在地上，一旁小五的父親也緊張地盯著看。

林白芷動作行雲流水，眨眼間已經落了三四針。

張嬤嬤震驚的張了張嘴，當年夫人還在時落針也沒這般速度。

小五畢竟是個孩童，林白芷只扎了六針，過了一會兒才慢慢的將針取出，看向小五，「怎麼樣？」

小五摸了摸扎針的地方，「一點都不疼。」

林白芷笑了，「還想咳嗽嗎？」

「不想了。」見林白芷對自己微笑，小五沒有一開始那麼緊張，府中其他人都說大姑娘惡毒，他卻一點都不覺得，他摸了摸自己的胸腔，「這裡也不悶了。」

林白芷笑道：「行了，回去休息吧。」

張嬤嬤剛剛不信任林白芷，這會兒有些愧疚，「姑娘……」

林白芷沒讓她多說，只道：「孩子還小，帶回去休息幾天，若不放心，下午開的藥明日還可服用一天。」

小孩恢復能力快，只是小五這病拖太久，不然光是服藥就好，也不至於施針。

小五的母親再次跪下，不停的磕頭，「謝謝姑娘。」

小五的父親也跟著跪下磕頭，「謝謝姑娘。」

張嬤嬤也跟著磕了頭，「姑娘大恩大德，老奴一家定當銘記在心！」

小五見父母和奶奶都跪了，也跟著跪下。

林白芷揮揮手，示意他們可以走了。不是她不想扶張嬤嬤一家起來，只是剛才又是按摩又是施針，加上今天一天就白天喝了半碗粥，到現在什麼都沒吃，哪還有力氣去扶。

張嬤嬤趕緊帶著家人離開。

紫蘇特別開心，「姑娘，您剛才好厲害啊！」

至於林白芷醫術怎麼突然這麼厲害，紫蘇一點都沒懷疑。

「快給我弄點吃的。」林白芷癱在椅子上，再不進食，她真的要累死了。

紫蘇給林白芷拿了一個饅頭過來，就著茶水，林白芷把這個饅頭吃完，隨後癱在牀上呼呼大睡。

第二天早上起來，林白芷先沐浴施針，才讓紫蘇把早膳送來。

今天的早膳除了粥，還有四道小菜。

林白芷沒喝粥，雖然暫時體內血糖沒超標，但近期她決定控制飲食，粥當然要避免。

每樣的小菜吃了小半盤，她便放下筷子，「我想出府。」

當務之急是解毒，但她出去不是為了買藥，或在林府開的醫館取藥，畢竟自己中毒這事她暫時沒想聲張，畢竟敵人在暗她在明。

這朝代對女子外出的約束沒那麼嚴格，林白芷想要出門，跟林江毅報備一聲就行。

林府有兩輛馬車，一輛是林江毅專用，另一輛是給女眷準備的，大多數是吳氏在用。

如今吳氏為了林白芷之事焦頭爛額，哪還有時間出去，所以林白芷很順利達成目的。

她讓車夫駛到縣城外的山上，但因為車子只能走到半山腰，再往上馬車過不去，林白芷和紫蘇只好下車。

紫蘇扶著她下來，「您是要去蘭般寺嗎？」

半山腰上有一座寺廟名喚蘭般寺，不過林白芷可不是要去那裡。

「往上走。」

她走得很慢，紫蘇一直在旁邊扶著。

林白芷出來是為了尋一味藥材，這味藥材很特殊，用得好就是解毒聖藥，用得不好則是毒藥，所以名為鬼仙草。鬼仙草生長在懸崖之上，林白芷打算用它泡藥浴，

藥浴可加速毒素排出，如果沒辦法摘到，她也有其他辦法，只是時間久一些。走走停停，林白芷沿路還摘了一些其他藥材丟進紫蘇提的籃子，約莫一個多時辰，兩人終於抵達山頂。

視野一下子變得開闊，往山下一看，風景十分美麗，似乎能將整個安縣一覽無餘，只不過林白芷沒有欣賞風景的心思，她低著頭尋找鬼仙草，找了好一會，終於在一處角落中發現。她正欲上前去採，一雙白皙修長的手忽然出現在視線當中，搶先摘下這株鬼仙草。

紫蘇看到這人突然冒了出來，還搶了姑娘的藥材，當即高聲質問：「你這人，怎麼能搶別人看中的東西？」

那人唇角微微勾起，「哦，這藥材可是寫了妳的名字？」

紫蘇一噎。

林白芷懶得浪費時間與對方爭辯，這株鬼仙草對方不會輕易讓給她的，再者她觀察到對方體內有一股氣息，想來會內功，自己肯定是打不過的，她只得繼續找，紫蘇忙跟在她身後。

男子見林白芷沒有和自己糾纏，有些無趣的將鬼仙草裝進身後的小背簍中。

另一邊，紫蘇越想越生氣，「這男子看上去一表人才，怎麼這般蠻橫？」

林白芷點頭。

紫蘇見她一點也不生氣，還點頭，「姑娘，您點什麼頭啊？」

林白芷道：「同意妳說他長得俊。」

在現代看慣了各種俊男靚女，穿越之後見到的女子中，林白青還算漂亮。

男子嘛，林江毅雖中年發福，但看得出來年輕時長相不差。剛才那個男子卻更加好看，原主喜歡的韓家公子都能瞬間被比成汙泥。

紫蘇一跺腳，「姑娘，奴婢哪有那樣說。」雖然她心裡承認這位男子生得俊俏，但這話，是萬萬說不出來的啊。

男子剛才聽到紫蘇的話就一路跟了上來，這時聽見林白芷的話，對著林白芷拋了個媚眼。

林白芷見狀，忍不住翻了個白眼。

男子愣住，他這是被人嫌棄了？可剛剛這位姑娘明明誇他長得好，怎麼給自己一記嫌棄的眼神？他拿出鬼仙草遞給林白芷，「喏，送妳了。」

林白芷狐疑的看向他。

男子道：「妳有眼光，本少爺一開心，就決定送妳。」

林白芷接過藥材，「謝謝。」說完，她轉身朝山下走去。

男子傻了，現在的姑娘都這麼冷漠、這麼無情的嗎？他送的可是鬼仙草！整座山說不定就只有這一株。「妳知道這是什麼藥材嗎？」

林白芷一臉「他問這什麼問題」的神情，「鬼仙草。」

男子摸了摸鼻子，原來她知道啊，可她反應怎麼這麼平淡？

林白芷看不透這男子的心思，剛剛和她搶藥，現在又莫名其妙把藥送給自己，她擔心對方反悔，只想趕快回去，只有把藥材帶回去才能放心。

男子看著林白芷胖胖的身材，飛快邁著小碎步向山下走去，有些忍俊不禁，不過也就一眼，他收回目光，繼續往山頂走，剛才的笑容似乎只是錯覺。

林白芷迅速走回半山腰，然後爬上馬車。

紫蘇也擔心對方再來搶藥草，雖然不知道姑娘拿這藥草有什麼用，但她看得出來姑娘很需要它，「快，趕緊回府。」

車夫見兩人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，也不多問發生了什麼，馬鞭一甩，駕車回府。

林白芷上了車就直接睡了過去，剛才朝山下走，她可是用盡了全身力氣。

沒多久，紫蘇將林白芷喚醒，「姑娘到了。」

林白芷走下車，忍住滿身的疲憊走回院子，「紫蘇，備水，我要沐浴。」

紫蘇，「好。」

林白芷回到房間中，將鬼仙草碾碎，又將今天採摘的其他幾味藥材一併處理好。

等紫蘇將水備好，她去了沐浴的地方，將處理好的藥材放進桶中，透明的水立刻變成了淡綠色。她沒讓紫蘇服侍，自己褪去衣裳泡進桶中。

鬼仙草只有一株，為了快速清除毒素，她一次全用了，當她進入桶中，這些藥水滲透到體內，產生針扎似的疼痛。林白芷閉上眼睛，一邊忍受這些疼痛，一邊按壓穴位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桶裡的水已從淡綠變成了黑色，林白芷呼出一口氣，從桶裡出來。

身上的疲憊已完全褪去，這次藥浴也讓她的皮膚變得白皙了一些。

林白芷擦拭好身體，穿上衣服，紫蘇進來看見黑乎乎的水愣了一下，要不是白天是她親自和姑娘一起出門採藥，她還以為姑娘是去挖了一趟煤。

林白芷完全沒看到紫蘇的眼神，只想著再來一次針灸，體內的毒素就能完全除去，等紫蘇出去，她試著做了一套名為八段錦的健身操，又是大汗淋漓。

林白芷知道，這一切不能操之過急，得慢慢來，她起身走到屋外。

紫蘇就坐在門口的台階上，見林白芷出來，趕緊站起來，「姑娘可是餓了？」

林白芷點點頭。

「奴婢這就給您端些吃的來。」

很快，紫蘇端了四盤菜過來，林白芷吃了一些就讓紫蘇端下去了。

吃完飯需要消食，因紫蘇還未吃飯，所以林白芷讓她去吃飯，自己出去活動。

她漫無目的的走在府裡，突然聽到議論聲——

「妳聽說了嗎，明天韓家人要過來。」

「聽說了，肯定是來和大姑娘退婚的。」

「要我說，韓家公子確實優秀，如果是我，也不會願意娶大姑娘的。」

「可大姑娘畢竟是嫡女啊。」

「嫡女又如何？說不定二姑娘出嫁之前也會變成嫡女……」

說話這人說到一半，見大家都跑了，不明所以的回頭一看，才發現林白芷站在自己身後，嚇得尖叫一聲也迅速跑開。

現在誰都知道，大姑娘一個不開心可是會賣下人的，昨天晚上被賣的下人就是證據，據說這些下人就是因為晚膳時沒服侍好大姑娘。

林白芷站在原地，陷入沉思，韓家人明天會過來，她得抓住這次機會。原本她不介意韓家退婚一事，可如今知道那韓錦程和林白青早有了苟且之實，說明這傢伙不是什麼好東西，這下退婚的主動權就落到她手中了。

隔日一早，韓家人果然上門了，林白芷聽說此事的時候，正在吃早膳。

紫蘇道：「姑娘，韓夫人和韓公子都過來了。」說完又覺得自己多嘴，提起韓錦程不就是往姑娘傷口上撒鹽嗎，今天韓家人過來肯定是來退婚。

林白芷不疾不徐吃完早膳，抬腳往待客的花廳走去，紫蘇遲疑了下，也跟在她身後。

花廳門口處有扇屏風，林白芷就站在屏風後偷看。

今天韓家人來訪，是林江毅獨自招待的，這也是他第一次沒讓吳氏來處理後宅之事。

「這次確實是晚輩做得不對，向您及貴府大姑娘陪不是。」這聲音聽起來像個翩翩公子。

紫蘇默默在心裡歎了口氣，她抬頭看了下自家姑娘的表情，發現她神色有些驚訝，隨後則是開心……她又睜大眼睛仔細看了下，姑娘確實在高興，難道姑娘因為傷心過度，一時錯亂了？

林白芷附在紫蘇耳邊說了一些話，紫蘇點頭，進屋跑到三七後面。

林白芷則是走到旁邊的偏廳，不一會，林江毅過來了。

他神色有些不滿，「退婚是板上釘釘之事，妳休想無理取鬧。」

即便知道林白青未婚先孕，他還是想將林白青嫁入韓家，如果換成是林白芷，估計她早被打死一萬次了，不過林白芷也不在意，原本她對林江毅就無父女感情。

林白芷道：「那韓家公子有病。」

林江毅一愣，有些氣惱，「妳在胡言什麼？」難不成不娶她就是有病？

林白芷道：「我昨天晚上看了娘留下來的醫書，今天觀其症狀，似是花柳病。」她剛剛在屏風後面偷看，本是想見機行事，沒想到這雙眼睛竟然可以穿透屏風看清對面的人，而她剛好看到了韓錦程的身體狀況，果真是尋花問柳的高人。

「妳說的可當真？」林江毅問道。

「爹的醫術比女兒要好得多，您想個法子去號個脈不就知道了。」

林江毅微微點頭，這個好辦，「妳叫我來，就為了說這？」

林江毅雖然後宅事拎不清，但是有些事還是清楚的。

林白芷道：「確定韓家公子得了病後，林府便可以此為由獲得退婚的主動權，當然，再將二妹嫁過去也容易許多，於林府的名聲而言也會更好。」

一個是林府嫡女被退婚，韓府拉不下來臉面，最終退而求其次娶庶女。

一個是林府嫡女要退婚，林府為了彌補韓府，將庶女嫁過去。

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，卻將林府置於主動地位，並且獲得一個好名聲。

林江毅看向林白芷，不明白愚蠢至極的女兒怎麼能想到這些。

林白芷道：「主動退婚對女兒來說要好接受得多。」

林江毅略思索，應道：「為父知道了。」被退婚的女子確實不好尋親事。事情辦妥，林白芷回到自己院子裡，果然不到中午紫蘇就得到消息，韓家人和林江毅已商議好由林府主動退親，而為了表示和韓府的深厚交情，林江毅決定把二姑娘嫁過去。

另一邊，韓夫人從林府離開，一上馬車就把韓錦程罵了個狗血淋頭。她自然知道自家兒子是個什麼樣的，但萬萬沒想到染了病還被林江毅發現，她不認為兒子到處找女人有什麼錯，只是這病醫治起來有些麻煩。

好在答應娶林府二姑娘，林江毅願意替自家兒子醫治，還能保密，為了韓府的名聲，韓夫人只能退而求其次。

她自我安慰，林白芷是嫡女，這種情況下主動退婚能稍稍挽回一些名聲，至於林白青雖說是庶女，可誰都知道遲早林江毅會把吳氏抬成繼妻。

對此，紫蘇開心得很，退婚雖然不好，但韓家公子得了病，對外又是姑娘主動退的婚，算是逆轉了姑娘原先的窘境，「誰能想到那韓家公子如此惡劣，姑娘和他退婚了也好，往後肯定有更好的良人。」

又解決了一樁難題，林白芷心情舒暢，問道：「府內還有誰會醫術？」

「只有老爺和三公子。」回答完，紫蘇補充，「現在還有您。」

林白芷又問：「下人呢？」

紫蘇道：「三七，還有醫館的李大夫。」

林白芷點頭，又道：「下去歇息吧。」

「是。」紫蘇走出屋子。

林白芷坐在床上，拿出放在枕頭旁邊的銀針開始施針。

對自己下毒的按理說應該是懂醫理的，林江毅作為原主的父親，又是個愛名聲的，肯定不會對自己女兒下毒，林文元如今在外學習也可排除。三七也可排除在外，他連簡單的咳嗽都能誤診，而已體內並非普通的毒，以三七的醫術應該做不到，那麼剩下的就是李大夫。

林白芷把最後一根銀針拔出，又仔細檢查過自己體內，確定毒素已經全部清除，這才放心。接下來，她打算找個時間會會李大夫。

第三章 無心插柳救貴人

穿越過來七日，林白芷體重降了約莫十斤，府中的人都在說，大姑娘是因為退婚受了刺激，日漸消瘦。

等小五徹底痊癒之後，張嬤嬤回到林白芷院中，「這些時日老奴沒能伺候好姑娘，從今日開始，老奴定當全力服侍。」

林白芷問：「小五好了嗎？」

見她關心小五，張嬤嬤心中感激，「托姑娘的福，已大好了，每日活蹦亂跳的。」

林白芷笑了，「那就好。」

張嬤嬤由衷感謝林白芷，原本大家都認為小五得了癆病肯定活不了了，沒想到吃了姑娘幾服藥就很快好轉。想起府內的傳言，她看向林白芷，道：「姑娘這些時日都瘦了。」

紫蘇天天和林白芷在一起，感覺不明顯，但張嬤嬤好幾天沒看到林白芷，感覺特別強烈。

林白芷道：「最近看了娘留下來的醫書，太胖對身體不好。」

見林白芷神情不似有假，張嬤嬤鬆了一口氣，只要姑娘不是因為退婚傷心就好，「夫人的醫術的確高明。」

林白芷想到現在自己太胖，如果短時間內減重太多，皮膚肯定會鬆弛，甚至出現皺紋，所以她打算在見李大夫的同時去拿一些藥材，畢竟在山裡採摘的藥材有些還需要炮製過後才能使用。

這日晚宴，林江毅不大開心，吳氏這幾天也憔悴了不少，韓府的聘禮一日不來，她的心就不能安穩。而自從上次被發現有身孕之後，林白青一直在自己院落，林白芍在屋子陪著她，所以在大廳用膳的只有三人。

吳氏打起精神盡力服侍林江毅，作為妾她是不允許上桌的，甚至坐在林白芷這個嫡女的上首，只是林白芷不願意和林江毅挨著坐，加上她這個現代人對這些看得很重，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吳氏不來招惹自己。

吳氏才進林府的時候，吃飯都是站在林江毅身後伺候，後來她自己刻意放出流言，說林江毅這個人專情善良，對妾好，還允許妾上桌吃飯。

當然有對此不以為然的人，畢竟於理不合，但大多都在誇林江毅，而林江毅最是在乎名聲，也就隨吳氏去了。

吃了幾口飯，林江毅就放下筷子，吳氏面露憂心，「老爺今日怎吃這麼少？」

林江毅歎了一口氣，「哪還能吃得下。」

吳氏跟著放下筷子，看向他，「可是為了方府之事？」

林白芷見狀也放下筷子。

「正是。」林江毅愁容滿面。

方府在安縣這個小縣城可謂是第一大府，據說方府有位貴人得了重病，遍尋附近所有的名醫都未能將其治好，林江毅出診好幾次，今日又去了，看樣子還是沒什麼進展。

林江毅歎了口氣，心裡暗道，如果祖上在，一定能治好。

林白芷懶得聽他唉聲歎氣，反正她也吃飽了，乾脆直接起身告退。

林江毅氣得夠嗆，「這個孽障！」

吳氏道：「老爺消消氣，白芷那孩子一直都是這個性子，您也別計較，她還只是個孩子。」之前林白芷竟趁她忙著女兒婚事沒辦法分神，迅速把半夏賣了，要知道半夏這幾年可是為她出了不少力氣。

「都及笄了還是個孩子？」原本他準備說，長女還不如林白青這個妹妹懂事，但想到前不久林白青做的醜事，硬生生把要說的話吞回肚子裡，順便瞪了吳氏一眼。吳氏當然知道林江毅的心思，暗暗又埋怨起林白青的不爭氣。

太平了幾日，林白青和韓錦程的事終於定了下來。

晚膳時分，林江毅開心地多吃了碗飯，吳氏也滿面春風，就連多日未見的林白青也出現在飯桌上。

等飯吃得差不多，林白芷開口問道：「爹，我明天能跟您一起去醫館看看嗎？」林江毅現在心情頗好，沒有直接拒絕，「妳去醫館做啥？」

「最近看娘的醫書頗有感觸，想和爹一道去醫館看看。」林白芷道。

吳氏道：「白芷願意學醫也是好事。」

林江毅本想反駁，但想到之前聽說小五的病是林白芷治好的，當時他還讓三七專門去確認過，還有先前能一眼看穿林白青懷有身孕，不得不說長女確實有兩把刷子。

劉氏的醫書他曾看過，如果長女能悟透一些醫理，無疑是好現象，再說劉氏愛好醫術，她的女兒學醫也沒什麼稀奇的。想到這，林江毅道：「行吧，明日辰時初出發。」

林白芷一笑，「謝謝爹。」

吳氏愣了下，低著頭繼續吃飯。

林白芷故意選在這時間詢問，吳氏就難以作梗，即便林江毅不同意，她也會再找機會溜去醫館。

隔日一大早，林白芷在林府大門口等著，林江毅看到她這麼早到，心裡竟然感到一絲欣慰。

林家醫館地處鬧市之中，地段不錯，兩輛馬車很快抵達，林白芷一下馬車就跟在林江毅身後。

林江毅回頭見林白芷打量醫館，說了句，「以往咱們家的醫館比這大得多。」只是後來林家沒落了。

林白芷知道林家祖上還有當過太醫的，只是一代不如一代。這些都是最近張嬤嬤告訴她的。她醫好小五後，張嬤嬤服侍得極為用心，對她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，所以林白芷從張嬤嬤得到的資訊比原主的腦袋裡還多。

走進醫館，坐堂的李大夫已經來了，看到林江毅先起身行禮，隨後看到林江毅身後的林白芷，愣了一下，也行了個禮，不過臉上表情倒是淡淡的。

林江毅走到後堂，今日他親自出診，有不少人會過來問診，相比起來，李大夫今日要清閒許多。

林白芷在李大夫對面坐下，「李大夫，我最近頭痛不適，可否請你幫忙看看？」

李大夫直道：「不敢當，還是由林大夫看吧。」

林白芷又說：「我爹每日問診病人多，這點小事我也不想麻煩他，可否耽誤李大夫一盞茶的時間？」

話都說到這個地步，李大夫不好不看，便讓林白芷伸出舌頭，又用手巾墊著給她號了脈。發現林白芷盯著自己的動作，李大夫突然有些緊張，隨後收回手，「大姑娘只是身體有些虛弱，待會給您開幾服藥方，回去讓丫鬟煎服了便可。」

說這話時，他的表情十分正常，林白芷沒發現什麼異常。

按理說，她體內毒已解，如果下毒的人是李大夫，他應該會很驚訝，可是李大夫

一點異狀都沒有，要麼這毒不是李大夫所下，要麼就是他十分會偽裝。

如果這毒不是李大夫所下，那麼是誰呢？

李大夫這邊已經寫好了藥方，林白芷順勢讓他抓了些藥材，李大夫見這些藥材沒什麼問題，便讓藥童去抓了。

林白芷拿完藥材和紫蘇先回到林府，現在還差一味香覃，也是她製藥的藥引，看來她還得找時間再去趟郊外尋尋。

走進院子裡，紫蘇剛才的不滿全部傾瀉出來，「剛才李大夫對姑娘的態度真不好。」最近張嬤嬤對林白芷的態度不錯，所以紫蘇說這些話也沒避諱。

張嬤嬤拿起茶杯給林白芷倒了杯茶，「怎麼了？」

紫蘇把在醫館的事簡要陳述了一遍。

張嬤嬤歎了口氣，「如果老夫人在府中就好了。」如果老夫人還在，姑娘地位肯定也高一些。她是府內的老人，最早就是跟在老夫人身旁，後來才去伺候劉氏，等劉氏走後她就留在林白芷身邊，「老夫人當年可喜歡夫人了。」

紫蘇歎了一口氣，別提老夫人多少年都沒回過林府，據說老爺前些年還會帶人去看望老夫人，只可惜都被老夫人趕了出來，後來老爺回鄉下的次數少了，過節的時候，大多派下人送些東西到老夫人那兒便罷。

林白芷沒太在意兩人的對話，她喝了半杯水，休息了一會又開始做操健身。

上一世，林白芷之所以學中醫，就是和自家奶奶有關。一開始她其實不喜歡中醫，後來奶奶生病了，看奶奶一日比一日虛弱，她心裡一日比一日痛苦，再到眼睜睜看著奶奶去世，從那時起，她就不想再體驗這種心疼又無能為力的感覺，一心學醫。

因為有天賦，加上用心，人家學五年的課程，她一年就學完了，每天只要醒著就都在看醫書，研究醫理。

世人都說，林白芷年紀不大，在中醫界的成就倒是不小，都是多虧了她的天賦，只有林白芷自己知道，這是付出了多大的代價。

晚膳時分，林白芷再次提出自己想外出一趟。

不待林江毅回答，吳氏就道：「也好，過兩日便是初一，剛好府裡的姑娘一起去蘭般寺裡祈福。」

「好。」林江毅道。

林白芷低著頭繼續吃飯，只要能出去就行，至於吳氏，不要惹事找自己麻煩，她不會介意。

初一大早，林白芷在家休息，吳氏帶著林白芷和林白芍一起出門。

抵達蘭般寺後，林白芷和吳氏等人分開，直接去了寺廟的後方，吳氏有別的打算，也沒管她去了何處。

林白芷現在體力明顯好太多，走路都不需要紫蘇攬扶，兩人到後山找了約莫半個時辰，才看到一株香覃，這藥材不好處理，藥用價值不算高，所以一般醫館都沒有賣。

林白芷將摘好的藥材給紫蘇，紫蘇拿出手絹，小心翼翼把藥材好好的包裹起來。

林白芷看得忍俊不禁，紫蘇解釋，「姑娘採的藥材肯定都是極珍貴的。」

林白芷沒多說，招呼紫蘇下山，才剛要走，突然聽到一陣陣慌亂的叫聲，只見前方一群人圍在一起，似乎發生了什麼。

「老夫人，您快醒醒！」

「快，快，抱老夫人上車！」

「來人，快去尋大夫！娘，您快醒醒！」

注意到這邊的狀況，林白芷忍不住上前，「住手！」她喝道。

暈倒的長者年歲已過半百，臉色蒼白，這會林白芷很感謝自己這特殊的能力，不號脈也能知道此人此刻脈象緩慢，而且四肢冰冷，瞬息間她就得出結論，這位老夫人是心血虧虛導致的暈厥。

周圍的人聽到聲音，回首打量，一時間不知道來者是誰，又似乎有些熟悉。

林白芷不等眾人反應過來，拿出銀針，落在患者的督脈穴上，又快又準，好在她時刻帶著銀針，不然這會兒也是束手無策。

有人瞧清楚她的動作，回過神來準備呵斥她大膽，就發現老夫人醒了過來。

「老夫人醒了！」

「娘，您醒了！」

「老、老夫人？」

這下子，大家看林白芷的眼神都不同了，不過想問的話還沒問出來，就聽見林白芷道——

「能否尋一個安靜之處？」

剛才那一針只是讓這位老夫人快速醒來，醫治的話還得另外施針，這些人從穿著來看應是富貴人家，尋一安靜之處肯定容易。

果然，只聽老夫人旁邊的婦人給隨行的丫鬟下了令，不一會丫鬟就過來領路了。

眾人把老夫人攙扶著進了寺廟後面的廂房，老夫人躺下後，林白芷屏退眾人，婦人看了一眼老夫人，有些猶豫不決。

林白芷索性道：「妳留下。」

那婦人鬆了一口氣，雖然這姑娘讓老夫人醒過來，到底是個陌生人，把老夫人單獨留下來她是不放心的。

林白芷道：「勞煩把老夫人的衣衫褪下。」

婦人愣了下，老夫人則道：「無礙。」

等婦人上前幫老夫人把衣衫褪去，林白芷拿起銀針，「老夫人，我準備施針了，很快就好。」

「好。」

林白芷拿起針分別落在火硬穴、百會以及氣海和關元穴上，前面兩個穴位是治療暈厥之症，後面兩個穴位則是治療虛症，之後她又在內關、足三里和水溝穴落針，這三者是加強治療效果。

老夫人閉著眼睛，想著之前治療的效果，對這一次也沒報多大希望，更何況對方

還是個小姑娘，等了又等，見她遲遲沒有動靜，忍不住問：「怎不落針？」

「針已落完了。」

老夫人聞言驚駭，她竟一點也沒感覺到她給自己扎針，可見這施針技術之高！正欲起身去看，便聽林白芷道——

「不要動。」

老夫人嚇得趕緊停止動作，過了好一會兒，林白芷才把銀針一根根收起，「好了。」婦人連忙幫老夫人把衣服穿上，「娘，您感覺如何？」

老夫人慢慢感受體內的變化，「這會兒心不似以往跳得那麼快了，精神也清明許多。」

婦人鬆了一口氣，雙手合十，「謝天謝地，謝謝菩薩！」

一旁的紫蘇忍不住翻了個白眼，什麼謝天謝地，她們最該謝的不應該是姑娘嗎？

老夫人道：「謝謝妳，姑娘。」

林白芷擺擺手，「這是醫者分內之事，不過老夫人的病症還需要補以藥方治療。」

婦人一聽，立刻讓人準備筆和紙，讓林白芷將藥方寫了下來。

「抓兩服就夠了，如果擔心，可多抓一服，另外，今日老夫人最好臥床休息。」婦人道謝著接過藥方。

老夫人看了眼紙上的字，「好字！」這字不似女兒家娟秀，反而十分瀟灑豪放。

「謝謝老夫人誇讚。」

見林白芷毫不扭捏，老夫人對她的喜愛又多了一分，「姑娘，妳是哪個府上的？」

林白芷道：「我是安縣林府的林白芷。」

一旁的婦人眼裡露出詫異的神色，林府她們是知道的，關於林白芷她們也聽說過，可不是眾人口中的惡毒嫡女嗎？

天色不早，加上老夫人還需要靜養，林白芷便從廂房退了出來。

臨走前，婦人給了一大筆診金，林白芷讓紫蘇收了下來，現在她一個月的月例不到一兩銀子，好在她出門的時候不多，用錢的地方也不多，身上錢多一些她完全不介意。

林白芷走到蘭般寺外，發現自家的馬車已經走了。

紫蘇繞著寺廟走了一圈，怒道：「這個吳氏也太過分了，竟然不等姑娘一起回府！」

林白芷看了眼外面的天，馬上要黑下來了，再不走說不定連城門都進不去，「走吧。」

她帶著紫蘇往山下走去，快到山腰時看到一輛馬車，而車上的人正是前些時日見過的那位男子。

男子本來只是瞅了一眼林白芷，隨後似乎想起什麼，再次看向她。

沒想到這才不到月餘，這姑娘的變化就這麼大。

「妳們這是去哪，怎麼沒乘馬車？」

提到這個，紫蘇心裡就來氣。

男子見兩人沒答話，大概也猜到了一二，便鑽到馬車裡。

紫蘇愣住，「這、這人什麼意思啊？」問完話就自己跑進馬車裡？

林白芷也不知道這男子想幹麼，繼續往前走。

過了一會，男子駕著馬車到林白芷旁邊，「喂，上車，我送妳們回去。」

紫蘇冷哼一聲，準備拒絕，就聽她家姑娘道——

「謝謝了。」

紫蘇只得跟著林白芷上車。

不管這男子性格多麼古怪，林白芷覺得這時候先回府最重要。

等林白芷和紫蘇坐好，男子解釋，「方才車廂內太亂我收拾了一下，不過還是有些亂，兩位別太介意。」

林白芷看了看車廂，裡面的確還有一些葉子，看得出來都是藥材，想必這位男子今日又來採藥了。「無礙，謝謝你。」

「妳們要到哪？」男子問道。

林白芷道：「安縣林府。」

「坐穩了。」

男子驅車的速度很快很穩，不一會就到了林府。

早些時候，吳氏和林白芍已經回來了。

這會兒廚房已經準備好了晚膳，擺在大廳桌上，林江毅吃了一會，吳氏和林白芍才走進來，他還沒問怎麼不見林白芷，就見吳氏拿帕子抹著眼角。

「老爺，白芷不見了！」

林江毅將筷子拍在桌上，起身道：「什麼？」

吳氏面色滿是擔憂，「我也不知道白芷跑去何處，我跟白芍在山中尋了一圈都沒找到她，怕您擔心，我們這才先回來給您報個信。」

林江毅面色不善，「這個孽障！」

林白芷如果是被拐賣了，往後對林府的名聲可是有影響，黃花閨女要是夜不歸宿，傳出去林府女眷的名聲也別要了。他在心裡把林白芷罵了一萬遍。

「父親在罵誰？」林白芷大步從外面走了進來。

吳氏下意識開口問道：「白芷怎麼回來的？」

一旁的林白芍鬆了一口氣「大姊，妳回來了就好。」她實在無法反抗吳氏。

林江毅喝道：「好妳個孽障，到底有沒有規矩！」

紫蘇一聽，內心的氣又湧了上來，無奈對方是林江毅，她心中再不滿也不敢發洩出來，只得喏喏的站在林白芷身後。

林白芷忍不住暗罵林江毅的白癡，「說起規矩，這府中最不講規矩的怕是父親您吧。」

林江毅一聽，心中的火氣更盛，「孽障，休得在這胡言亂語！」

林白芷慢悠悠道：「這話不是女兒胡言，今日在那蘭般寺，女兒聽到有人議論咱們府，說什麼姨娘跟主子一般地位，還說您當年寵妾滅妻，女兒氣不過和他們爭論了兩句，結果出來就發現家裡的馬車走了，我跟紫蘇在後面怎麼追怎麼喊，姨娘都沒聽見呢？」

聽完她的話，林江毅可謂是臉上色彩繽紛。

偌大的安縣，確實沒有哪家的姨娘能上桌吃飯的。對於林白芷來說，如果吳氏不惹到她，她是懶得多管這些古代規矩的，偏偏吳氏來這一招不說，不讓林江毅去尋她，反而在這裡挑撥林江毅的怒火，她當然得反擊。

既然要反擊，就得直踩對方的痛點。林江毅在意名聲，她就故意說別人議論他寵妾滅妻。

紫蘇本就替林白芷委屈，這會聽她說完，眼淚就下來了，在旁邊配合道：「姑娘不善與人爭辯，當真是豁出臉面去解釋，說老爺是因為心善，姨娘這些年辛苦操持林府，才有如今的地位。」

這下林江毅哪能不信林白芷說的話。看看都這時候了，女兒還記得他的名聲，當下對吳氏冷聲道：「妳看妳做的什麼事，白芷就在寺裡，妳不好好找，還回來說這些話，從今日起妳就在院中好好反省，沒反省好不許出來。」

這算是變相禁足了，吳氏白了臉，小聲道：「是。」

林江毅又道：「往後無論做什麼事，妳要記住，妳只是個妾。」

吳氏握緊手中的帕子，忍了心中的不忿，道：「是。」

林白芷立刻走到吳氏旁邊，扶著她離開大廳。

林白芷耳邊終於清靜了，「爹，可以開始用膳了嗎？」

林江毅哪還吃得起，「妳吃吧。」

林白芷也不客氣，拿起筷子吃了起來，等用完膳，她回到自己的房間，讓紫蘇把藥材拿出來。

劉氏留下的工具不少，林白芷閒下來會去翻一翻，雖然樣式有些傳統，但都能用。一般而言，藥材的炮製分為清洗、蒸、炒、炙、煅，完成後才可入藥。林白芷將香覃拿出清洗乾淨，放入鍋中蒸上一刻鐘，再炒去水分，等把這香覃炮製完成，已過去一個多時辰。

天色黑了，張嬤嬤點了兩盞油燈，林白芷開始配藥。紫蘇和張嬤嬤就站在一旁，林白芷製藥十分認真，就像在精心打磨一件很珍貴的物品。

張嬤嬤見狀想起了劉氏，夫人在製藥時也是這般認真。

一直到深夜，林白芷終於將藥材調配完成，這才讓紫蘇備水沐浴，她將藥材放在裡面，舒舒服服地泡了個澡。有了這藥材在，她不怕瘦下來之後皮膚變得鬆弛了。

等體力慢慢恢復，林白芷每日的運動量逐漸增加，無事的時候還會在林府小跑幾圈。一時間下人都摸不透林白芷是想做什麼，但想到之前吳氏因為林白芷的一番話，被老爺勒令做好妾的本分，大家又覺得還是別多管這個惡毒嫡女的閒事比較好。

這日晚膳，林江毅十分開心，「今日我收到江正哥那邊的信件。」

站在後面的吳氏一聽，也來了興趣，「江正哥在信裡可是說了什麼？」

江正哥名喚林江正，是林江毅的族兄。想當年安縣林府這支發展得還算不錯，後來卻是江州林府這支更為發達了，所以不怪吳氏聽到江正哥來信這麼激動。

林江毅道：「江正哥準備興辦學堂，讓林家的小輩們聚在一起學習。」

林府開學堂，當然是教授醫術相關知識，吳氏一聽眼裡放光，這機會不明擺著是她兒子林文元的嘛！自家下一代可就只有林文元一個學醫的男孩。

林江毅顯然也是這樣想的，「你明日，不，今日就寫信給文元，讓他早日回來。」

吳氏臉上的笑容更深，滿口答應下來，「老爺，您辛苦了，今日可要多吃點。」

林江毅也開心，州裡教的知識肯定比縣裡學到的要多，再說到時候林文元接觸到的人也不一樣，未來人脈也不一樣。

離開大廳，吳氏這幾日鬱悶的心情一下子消失殆盡。等她兒子進了江州林府學習，醫術肯定會越來越高，未來超過老爺是必然。到那時候，老爺怎捨得讓文元做庶子，還不怕老爺不把她抬成繼妻嗎？

一連好幾日，林江毅滿面春風，一心想著保不准林文元會把安縣林府的醫術再次發揚光大。

只不過，他沒恢復吳氏同桌吃飯的待遇，吳氏有些埋怨林白芷，於是有意無意給林江毅吹耳邊風，說林白芷當日在蘭般寺不與自己一起行動，肯定是去鬼混了，還讓林江毅好好管教，莫讓她壞了林府的名聲。

林江毅耳根子軟，覺得吳氏說的有道理，一連幾日都冷著臉對林白芷。

林白芷只當他心情不好，沒有多理會，每日該吃就吃，該喝就喝，該鍛煉就鍛煉。